

爷爷的脊梁，我的勋章

□梁馨予

当我从校长手中接过“优秀毕业生”证书的那一刻，强烈的荣誉感涌上心头。这份荣誉，并非源于某一次耀眼的成功，而是对我整个高中生涯坚韧不拔、持续努力的肯定。它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爷爷常挂在嘴边那句话沉甸甸的分量——“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层皮”。

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爸爸刚满七岁，奶奶就早早离开了人世，爷爷当爹又当妈，用单薄的肩膀艰难地拉扯着爸爸和三个姑姑长大成人。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他，他送爸爸去部队锻炼，把几个姑姑培养成优秀的人民教师，对我们孙辈更是疼爱有加。在我眼里，爷爷像一座沉默而巍峨的高山，他从不轻易诉说过去的艰辛，却用行动教会我们做人最重要的品质——骨气。他常说：“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层皮。”

真正让我刻骨铭心地理解这句话的，是在高中最后一次团员竞选落选的那次经历。身为班委和课代表，我自认对老师交代的任务、班级组织的活动从未懈怠，

老师表扬我是得力的小助手，同学们也常夸我能干热心。竞选前我信心满满，甚至已在心底描绘出当选的喜悦。公布结果那天，我满心期待，屏住呼吸，畅想着老师念自己的名字时内心那份激动。然而，念完所有名字，没有我。巨大的失落和难以言喻的委屈猛地攥紧了心脏，教室里的寂静放大了我的窘迫。周围同学或欣喜或安慰的目光像针一样扎来，强忍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巨大的不甘让我无法再停留，我猛地站起身，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出教室……

回到家，委屈如潮水决堤。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爷爷的电话。听到爷爷那熟悉而温暖的声音，我再也忍不住，哽咽着哭诉：“爷爷……我竞选团员落选了……两个名额，我是第三名……明明，明明我很努力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爷爷清晰而斩钉截铁的声音：“馨予，哭能让你选上？不能！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层皮！把头抬起来！”接着，他放缓了语气：“选上的两个优秀吗？”我实事求是回答：“优秀！”“这就对了，没有选上，并不是说你不够优秀，而是名额太少了，或者说你努力还不够。觉得委屈，那就擦干眼泪，化

伤心为力量，把腰杆挺得更直些！把该做的事做得更漂亮些……”

是啊，眼泪除了显示软弱，能改变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抹干了眼泪，心里的委屈并未完全消散，但被一股更强大的、不服输的劲头取代了。我挺直腰板回到教室，眼神不再躲闪。听课，我比以往更专注，眼神紧紧追随着老师，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做事，我更加主动，不再仅仅完成分内事，班里谁需要帮忙，我会竭尽全力；老师交代的任务，我力求精益求精……

时间无声流淌，我的改变悄然发生。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了一个更踏实、更努力的我。5月28日，我被评为酉阳二中高2025届“优秀毕业生”。我把荣誉证书郑重地拍了照发在家庭群里，还配上一句话：“按大考成绩和平时贡献，我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啦！”爷爷第一个回应：“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馨予棒棒哒！继续加油，争取考出理想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学校。爷爷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爷爷这些朴实无华却充满力量的话语，教会了我如何挺直脊梁做人，脚踏实地做事。这份深植于血脉中的骨气，是爷爷传给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春来宜居茶飘香（组诗）

□石胜元

采茶女

清风推开云雾
清晨在叶尖
凝成一颗露珠

采茶女的竹篓
盛满山的高度
指尖，洒满春的爱抚

山歌漫过山峦
一杯双池的茶香
是山与水的相逢

双池茶香

云雾在山巅上流淌
采茶女的手势，是山峦
的起伏，每片芽叶
藏着一座山的高度

看那大池与小池
在晨雾缭绕中相望
茶香飘过高山丛林
漫过游人心中 的奢求

龙头山在杯中
舒展着每一片叶
沉浮是春天的倒影
心念那一壶双池茶的栗香

走进茶乡

宜居乡的山峦上，晨雾刚刚
扯破，一片片嫩叶悄悄舒展
看那蜿蜒的小溪水是它的脉络
将把春天茶香飘往每一个角落

茶芽在枝头惺忪睁开了眼
露珠挂着昨夜未说完的梦
等待采茶女的指尖轻轻抚过
带来春天那一抹茶香的 味道

高山丛林一缕阳光穿过薄雾
折射在含有锌与硒的土壤里
神秘地在这里写下千年密码
那满山茶园就是时光的见证

芽叶在一人一灶，一锅中翻滚
手掌的温度传递给叶脉的纹路
这是茶农们 在心里默默地私语
诉说生长在这里珍贵植物的爱意

看那玻璃杯中汤色清亮浓香如初
一口饮下，春天都在舌尖上绽放
山风拂过茶园带来远方的消息
而这里永远是茶飘香的宜居乡

老茶树

青铜的枝干
在风雨中低语
年轮里藏着
一个王朝的背影

你依旧挺拔
不减往日英姿
抢在清明之前
褶皱处捧出新芽

在大池小池之间
你站成了时间的界碑
胸前的徽章
是岁月对你的奖赏

日光穿过你的身体
落在山野，放眼望去
又是另一片
年轻茶园的春意



蜻蜓立上头

赵伦德 摄

第 1128 期

隔着一 条河

□何 强

二姐出嫁后，母亲尽管还和往常一样忙碌，但她不再爱言语，偶尔冒句话，也是叹息：“样样都好，就是隔着一 条河。”父亲搭话：“赶场天不就可以过河了吗？”母亲不是摔了猪食瓢，就是扔了火钎，恶狠狠地盯着父亲。父亲不敢搭腔，只吧嗒吧嗒地吸着毛草烟。屋里更加冷清了。

二姐嫁的地方，在贵州省沿河县一个叫柑子树坝的寨子。从我们蛇盘溪出发，步行经过青杠堡、后头沟儿、塘上、牛儿坪、飞跃堰、啸天狮子等，两个多小时到达黑獭堡集镇。柑子树坝在黑獭堡集镇对面，中间横隔着乌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顺口，乌江两岸的人们都不叫乌江“江”，而叫“河”。

二姐家在乌江边。水往低处流，人们把乌江边的黑獭堡、柑子树坝一带都称为“矮处”，不缺水，有田，能种稻谷，不差米吃。而黑獭堡、柑子树坝的人把我们蛇盘溪一带缺水少田差米吃的地方称为“盖 上”。“矮处”有乌江又有集镇，能看到车和船，买卖也方便，条件好很多，女 子们都愿嫁到“矮处”去。父母也以女儿嫁到“矮处”而自豪。

二姐是经媒人介绍和二哥哥相 认的。媒人是我们隔壁邻居，她嫁到柑子树坝很多年了，说柑子树坝地方好，日子好过，要给二姐在柑子树坝寻个好人家。黑獭堡赶集，媒人说好地点，二姐和二哥哥在场上见面，二姐觉得有眼缘，又跟着媒人过河，去柑子树坝看了家，二姐站在二哥哥家的阶沿上就能够看到乌江和江上来往穿梭的船，二姐很满意，偷偷给媒人

说：“人可以，家也要得。”于是对方很快就来定亲了。

定亲那天，从柑子树坝来了很多人。他们背了猪腿、面条、糍粑、沱牌酒等礼品。二哥哥只有小学文化，很拘谨，但俊朗。他一头长发，打着摩丝，梳着流行的中分，身穿浅蓝色西装，脚蹬着有褶皱的皮鞋，一看就是勤劳、朴实、善良的人。我那时只有十岁，二哥哥很喜欢我，和我聊得来。他说乌江里面有很多鱼，他经常在河里网鱼，还能够钻进河里摸鱼。他说他能一口气游过乌江。他皮肤黝黑光滑，我相信他的话，也更加羡慕他们“矮处”人的生活。

临近下午，父亲在堂屋的神龛前点了一对红烛和三炷香，烧了袱包，放了鞭炮，寨子上的弟兄叔侄们都围拢来庆贺，定亲的场面庄重而热闹。二姐穿着平常不怎么穿的新衣服，用红毛线捆着小辫，笑盈盈地给来客们端茶递水，帮母亲烧火传菜，温柔、漂亮、端庄又羞涩。

家里来人多，能吃到好吃的，这样的日子很难有，我自 然十分欣喜，整天都兴高采烈地左 窜右跳。只是等定亲的人一走，大伙散去，看见母亲和二姐各自在灶前和灶后抹眼泪，我才消停下来。虽不理解母亲和二姐怎么会无凭无故哭泣，但那天，我像丢了某样贵重物品，心头莫名地惆怅和失落。

定亲后二哥哥到我们家得更勤了。那时哥哥在县城工作，大姐出嫁了，三姐进了学堂，家里的活路只能靠父母。二哥哥到家里来，都是帮忙做繁重的活路。挑

粪、铧土、种苞谷、薅草、挖红薯和洋芋等，二哥哥样样在行，干得利利索索。那些年实行封山育林政策，每家每年只可以到自家山林砍一次柴，叫作开山。开山时，二哥哥提前来我们家磨刀、砍竹子、编背系，一个人起早贪黑，从山顶砍到山底，再一捆捆地把柴扛回家，齐整地码在阳沟后。他每次来我们家，都要带些他从乌江网的鱼。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鱼，也是迄今为止觉得最好吃的鱼。

二姐说当年二哥哥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我家受欺负时，没站出来帮忙。其实现在想来，这正是二哥哥的可贵之处。在那个讲家族大、拳头硬的年代，二哥哥懂得隐忍，他不惜丢了名誉，通过示弱让我们一家尽管受些屈辱但平平安安走到今天。父母现在也常说，二哥哥看到大局大势，脾气好，难能可贵。

二哥哥来我们家帮忙干活，二姐却不在家。二姐在县城帮衬叔叔。二姐不在家的日子，父母也零星地给二姐准备嫁妆。只要有小贩走乡串户卖坛罐、铤锅或被套，父母就会收留他们吃饭、住宿，好用低价为二姐购得一两件嫁妆。有次母亲剪去长发，用卖得的钱给二姐买了面小圆镜，我印象很深刻。

至于衣柜、大柜子、小柜子、碗柜、洗碗架、火盆这样的嫁妆，得请木匠打制。木料是父母在生了姐姐们后栽的杉树、柏香、松树、泡桐等。姐姐们长大后，树也跟着长大了。哪棵树该什么时候砍，什么时候改锯成木料，父母时刻都在做算术题，也都了然于胸。

（未完待 续）



数字报

